

李苦禪

画选



李苦禅画选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 北京

李 苦 禅 画 选

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)

责任编辑：卢光照 张晓君

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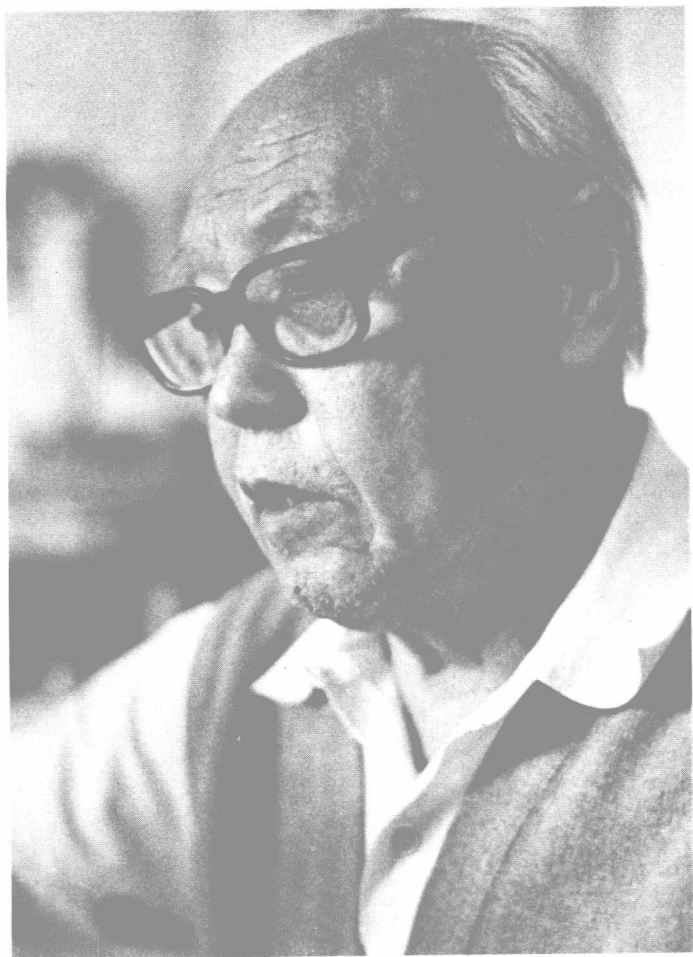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1982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8027·7801 印数：1—19,500

定价：1.20元



李 苦 禅 像

卢援朝摄影

浅谈李苦禅其人其画

苦禅要出画集，他要我写个小序。从来写序文的，都是邀“显要人士”，所谓“一经品题，声价百倍”。而苦禅偏找“名不出都门”的同行，其怪似难以理解。其实不然。苦禅曾对我说：写序文要实事求是，不要过头，不要写那些不着边际的空文章。这就明白了，序文原不过是作品的简介，最能说明问题且说服力最强的，还是作品本身，而不是什么无所依据的吹嘘。用新词来说即让事实来说话。既然是让事实来说话，那么序言的有无，由谁来写，都是无足轻重的了。但是从这里，却看到另一方面，即苦禅的自谦、务实精神和他的人品、性格。

我与苦禅相交已四十余年的历史。我一九三四年到北平（今北京）国立艺专学习的时候，他已在国立艺专毕业，从事于美术教育事业。那时候，他不过二十几岁，在社会上已有些小名气。他的画，经常被几个美术学校的学生借去临摹，虽然他不在这些学校授课，但他在这些学生的心目中，声誉是很高的，他的作品被辗转临摹，久久得不到归还。我和苦禅的结识，就是在这个时候。从年龄、造诣来说，他应该是我的老师的。但苦禅给友人介绍我时，总说我是他的同学。这是因为，我们虽不是同期同学，但都是齐白石的学生，俗话说师兄弟的。

我打从和苦禅结识开始，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是：画的很好，生活很穷。穷和好是紧紧贴在一起的。穷又好像和他结下不解之缘，那时候，他冬天总是一袭旧布袍，夏天一件旧长衫，粗茶淡饭，时有赊欠。古话说得好，“穷而后工”。这话恐怕说的有点道理。古往今来，纨绔子弟，不能说个个草包，的确有真才实学的不多。然而苦禅却不自暴自弃，拿出“悬梁”、“刺股”的精神，“心无妄思”的拚命的画，这也是生活逼迫他不得不如此的吧！时至今日，他的生活虽已有根本的改变，但他仍保持着往昔俭朴的作风，一套住房，陈设简洁，衣着不多，但求御寒蔽体，这种美德，是十分可贵的。

苦禅原名李英，号励公。高高的个儿，语多诙谐，有浓厚的山东腔，他是山东省高唐县李奇庄人，189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。

说起山东，都会想起“梁山泊”。“梁山泊”是“响马”聚集的地方。“响马”就是急公好义的义民军。也许是风土的缘故吧，苦禅素穷，但他颇具侠骨，仗义疏财，急公好义。在北平沦于日寇之手时，有些地下革命活动同志，逃避搜捕，就有经苦禅的资助，得以潜走南方；友朋手头拮据，无以度日，只要向他开口，也无不解囊相助，自己宁可饿着肚子。忆昔他初来北平求学，家庭接济时辍时续，即是穷到租拉人力车，贫苦同学，他也多能帮助。这种以他人之饥为己饥、他人之寒为己寒的同情心，实在是很可贵的！

苦禅今年高寿已八十三岁，但他仍健步如飞，登楼不扶

拐杖。他的身体如此健康，这与他青年时代曾习武艺、学京剧武生有关。时至今日，他还能舞刀耍剑。忆昔北平被日寇侵占时，一天日宪兵以苦禅通“八路”，到家拘捕，苦禅一怒之下，一拳打日兵于地。后来虽不免坐了牢，吃了大苦，但却说明习武的确是他强身的一大因素。伟大的事业寓于强健的身体之中，因之迄今他仍能眼明耳聪，在中央美院带研究生，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！

苦禅毕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，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。他先后在国立杭州艺专、国立北平艺专、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，桃李遍天下。如今社会上向他求教，拜他为师的，那就更多了。凡自拜访过苦禅的，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或者说是经验，即因为他家的客人多，你若有个正经事谈谈，都颇难以插足。说也奇怪，就是苦禅被“四人帮”专政的时候，打成了“黑画家”，那些“不怕死”的好心人，仍然偷偷的到他家求教、求画。苦禅坚信自己的画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，也照样的偷偷的教他们。兴致来时，自己也常作画遣兴，只不过不敢声张，怕招来那些丑类的无理取闹就是了。现在有一些杰作，就是那时藏在烟筒里保存下来的。

苦禅是我国屈指可数的老一辈的花鸟画家，画名蜚中外。作为“大”写意的花鸟画大师，与其并誉的杭州潘天寿谢世后，工力能与之相敌的，确实不多了。潘是苦禅的同事、畏友，多年的磋磨，他们的风格、手法，不无相互渗透之处。但他们都是独具慧心的巨匠，在艺术的创作上，也都能走出自己的道路，有自己的鲜明风格、特点。有人誉之谓“南潘

北李”，从他们的艺术造诣及在群众中的影响来说，可以说并不为过的。

对苦禅的画有启蒙之恩和影响最大的，还是齐白石。齐的画受吴昌硕的影响很大，再上溯到八大山人、李复堂、陈白阳、林良诸大家，这些写意画的高手，都给予齐白石的绘画艺术以丰富的营养。再传到苦禅手里，这些影响，也是有迹可寻的。

齐白石的绘画，气魄之大，现代画坛上除吴昌硕外，能与之伦比的诚属不多了。在这一点上，苦禅颇有所继承与发扬。所谓气魄大，不仅仅指的形式上的篇幅之大、笔头之大，还包括表现形象内在力的雄厚。只要画家的功夫具备了雄厚的“力”，则他的一点一划，即令是细若游丝，如齐白石画的蟋蟀须，也是觉得气魄很大的。画幅虽小，也能觉气势磅礴。倘若画的是长屏巨幛，那就更觉气势逼人，气象万千，看画人瞠乎自微了。苦禅斗方尺幅，固气魄雄浑，其最足镇人、别的画家难乎其能的，要算是巨幅宏构了。他画巨幅，如丈二匹之类是不在话下的，是游刃有余的。有的甚至用四张丈二匹连接，用如椽大笔，以盆盛墨，登梯挥洒而成的。近来为人大会堂所作巨幅荷花，即是如此。花如盆，叶如盖，梗如臂，墨沈淋漓，烟云奔腾，看画的人，顿觉满堂清香，如置身于荷塘之滨，不禁赞叹柳暗花明，美哉大好秋光也。我们平日常见到苦禅一画再画的巨幅，多为群鹰之类。苍鹰栖止于松间山巅，三五成群，仰俯立卧，雄姿勃发，若聚会然，称之为“群英会”，也颇得体。值此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，

苦禅一画再画群鹰图，其热爱祖国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之心情，是不言而喻的！

作品之气魄大，篇幅、笔力固是一个条件，笔墨厚重也是重要的因素。不是说轻描淡写就不能画出有气魄的画，而是说笔墨浓重了更容易烘托出大气魄。就好象粗壮的人，更容易感觉魁伟一样。苦禅作画用笔很重，用墨很浓。用笔重，能显示其力；用墨浓，能显示其厚。用笔时，如屋漏痕、锥划沙；力透纸背，凝重遒劲。用墨时，如墨沈泼在纸上一样，淋漓酣饱，水浑墨章。最突出的例子，不妨看他画的竹子。古往今来，以画竹著称的画家很多，如郑板桥，是画竹的名家，他的竹，似迎风飘舞，一派潇洒。而苦禅所画的竹，笔笔沉雄，简直和“铁画”一样，厚而且沉，凝重有力，不是飘逸，而是魁伟！之所以能给人以如此的感觉，这是和他的浓重的笔墨分不开的。

中国的传统绘画以线为主，这是区别于洋画的一个重要标志。中国画构成形象用的多是线条，洋画构成形象的手段多是明暗，实际上是面。谢赫的“六法论”中所说的骨法用笔，就是说的线的问题。至于绘画到底中国线为主为好还是洋画的明暗为主为好，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必论它，也不能论它。各走各的道路嘛！要尊重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嘛！不过若我们评论自己的绘画时，特别是谈到是否传统绘画时，却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它。苦禅的画特别长于用线，以线为主，以线为骨干。他作画，如画枝干之类必须用线是无疑的了，就是画石头，也是先用线画出轮廓，再稍加点染；画荷花的

花瓣，也是用线勾出来的，不用没骨法；画鸟，晚年之作，也有多半用线构成的，如所画竹鸡，这方面的特征就更为明显。我们在他的画册里，随处都可以发现这样的特点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们就感觉苦禅的画传统味道特浓，也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国传统画。

这里还要谈一个构图问题。“构图”，中国画术语叫“章法”，即“六法论”中所说的“经营位置”。在千余年前的画论中就谈到这个问题，而且作为六法中之一法，可以想见其重要性。本来，一个画家掌握了基本功，要想画个什么，并不困难的，伤脑筋的是，你想画的东西在画面上怎样安排。我们常见画家对纸静坐，久久不曾下笔，他不是发傻，他是在构思布局，一旦布局确定了，有时是一挥而就的。古人就有张纸于壁，对视数日才下笔的。所谓“十日一石，五日一水”，画那么一石一水，何能用那么多时间呢？说的也是考虑如何落笔问题，也就是布局问题。苦禅作画，对章法是非常动脑筋的，古人的章法，他不用，今人的章法，他不雷同，连他的老师齐白石的章法，他也是不肯照搬的。因为他觉得这些都太老一套了，他要另辟一条道路，一新耳目，给墨守成规者以震惊，给今之观赏者以清新的感觉。他曾刻了一方图章叫“死不休”。古人有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句，他却以“画不惊人死不休”自励。他苦心经营，反复琢磨，终于逐渐创造出了自己的新章法来。新章法的特征要言之有两点：一、在画纸的开张方面，他不用一般常用的四尺对开的办法，而用如今通行的四尺三裁的规格。二、落墨时画面不留天地，

而是用铺天盖地的办法，景物由四面八方而来。这样的表现形式，在四十年前的画坛是很新颖的，在现在来说，也是比较新颖的。虽然现在不少画家也多用这样的章法，但创其始者，应推苦禅。齐白石在世时，就非常欣赏苦禅的画，对他有很高的评价，曾多次在他的画上题句奖誉，如“苦禅仁弟有创造之心手”、“众皆学吾手，英也夺我心”、“英也过我”、“英也老死不享大名，世间是无鬼神”等等。这是因为苦禅的面貌一新的画幅，打动了这位颇富创造精神的老画师的缘故。说穿了，苦禅早年曾习西画，他所创造的章法法则，实际是从西画吸收而来的，也即是把视野中的景物，择其最优美的一片，“框”了进来的办法。

黄宾虹曾把画面的风格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甜味的，一种是苦味的。他说苦味的是笔墨高古，不专求形式，一般人看了不易懂。苦禅的画，应该是属于苦味的。因为苦禅的画，虽然受到国内外的欢迎，评价很高，但的确是有些人看不懂的。有些人看不懂，这并不奇怪，“曲高和寡”，是自古皆然的。我们并不提倡那些谁也看不懂的画，但艺术毕竟是艺术，它不能是生活的翻版，它要集中、概括与提高，这样才能创造出更美的画幅来。苦禅作画，用笔非常简洁，大力着重于对象的精神状态，不在皮毛上多下功夫，致有“毛而失貌”之弊。他的画粗枝大叶，但却栩栩如生，看了画得不象，但却越看越有味，这就是对他的画，要“读”才能更觉其造诣之高的所在。苦禅刻画对象，其用笔之法多采用“写”的办法，“写”是我国传统绘画的一个特点，最忌“涂”，也就是

要处处见笔道，用写字的方法来作画。元赵孟頫就说过：“石如飞白木如籀，写竹还要八分通”。说的就是这个。苦禅的画，我们仔细分析起来，的确笔笔都是“写”出来的，如大片用墨的荷叶，看了好象是“涂”出来的，其实不然，仍然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。用“写”的方法来作画，也可以说是苦禅绘画的又一个特点。

以上所说，是苦禅的生平概况和绘画特点简介。重要的是，由于这本画册的出版，能给广大美术爱好者和专家们以欣赏和学习的资料。以我的浅见，立志学习传统绘画和研究传统绘画者，读读这本画册，是很必要和有益的。

卢光照

一九八〇年暑于北京





丁巳初冬月廿二日

五福

寫



白菜冬溫新白梅迎春
 其心之謂也風共同迎春來
 戊午年尾寫于畫苑



